

中国
古典小说
名著普及版书系

曾朴
刘鹗·著

孽海花 老残游记

上

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，无虑千百种，固自不乏佳构。而才情纵逸，寓意深远者，以《孽海花》为巨擘。——《负暄琐语》

棋局已残，吾人将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——《老残游记》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

孽 海 花
老 残 游 记

〔清〕曾朴 著
〔清〕刘鹗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

孽海花 老残游记

作 者 [清]曾朴 刘鹗

责任编辑 宋效全

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

电 话 总编办：0431-86012927 发行科：0431-86012939

网 址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×920mm 1/16

字 数 720千字

印 张 36印张

版 次 2009年12月第2版

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87-1564-4

定 价 135.00元（全三册）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孽 海 花

- 第 1 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2 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闾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…………… (4)
- 第 3 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…………… (11)
- 第 4 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…………… (19)
- 第 5 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…………… (25)
- 第 6 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…………… (36)
- 第 7 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…………… (45)
- 第 8 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
充大老母 …………… (52)
- 第 9 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…………… (60)
- 第 10 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
名噪赛工场 …………… (67)
- 第 11 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庐老鞅文 …………… (73)
- 第 12 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…………… (81)
- 第 13 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…………… (89)

- 第 14 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…… (97)
- 第 15 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
自由天 …… (106)
- 第 16 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…… (114)
- 第 17 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 …… (124)
- 第 18 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…… (133)
- 第 19 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
来觞名士寿 …… (142)
- 第 20 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…… (151)
- 第 21 回 背履厉庖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…… (161)
- 第 22 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…… (171)
- 第 23 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…… (180)
- 第 24 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 求藩邦名流主战 …… (190)
- 第 25 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…… (199)
- 第 26 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 …… (209)
- 第 27 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…… (218)
- 第 28 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…… (229)
- 第 29 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 …… (239)
- 第 30 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…… (249)
- 第 31 回 转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瞞凤栖鸾惹英雄决斗 …… (259)
- 第 32 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…… (269)
- 第 33 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…… (279)
- 第 34 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…… (290)
- 第 35 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
仗义送孤臣 …… (301)

老 残 游 记

自叙	(311)
第 1 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	(313)
第 2 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	(319)
第 3 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	(325)
第 4 回 官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	(331)
第 5 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	(338)
第 6 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	(345)
第 7 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	(352)
第 8 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	(360)
第 9 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	(367)
第 10 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笠篋	(374)
第 11 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痢犬流灾化毒龙	(381)
第 12 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	(388)
第 13 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	(397)
第 14 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	(403)
第 15 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	(409)
第 16 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	(416)
第 17 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	(423)
第 18 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	(431)
第 19 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	(438)
第 20 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	(446)
附录 老残游记二集	(454)
自序	(454)

目 录

- 第1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(456)
- 第2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(463)
- 第3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(470)
- 第4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(477)
- 第5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 (483)
- 第6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(491)
- 第7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 (498)
- 第8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 (505)
- 第9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 (512)

孽
海
花

第 1 回

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

江山吟罢精灵泣，中原自由魂断！金殿才人，平康佳丽，间气钟情吴苑。辘轩西展，遽瞒着灵根，暗通瑶怨。孽海飘流，前生冤果此生判。群龙九馗宵战，值钧天烂醉，梦魂惊颤。虎神营荒，鸾仪殿辟，输尔外交纤腕。大千公案，又天眼愁胡，人心思汉。自由花神，付东风拘管。

却说自由神，是哪一位列圣？敕封何朝？铸象何地？说也话长，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 在地球五大洋之外，哥伦布未辟、麦哲伦不到的地方，是一个大大的海，叫做“孽海”。那海里头有一个岛，叫做“奴乐岛”。地近北纬三十度，东经一百十度。倒是山川明丽，花木美秀；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，半阴不晴，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。列位想想：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，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，如何缺得！因是一般国民，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，偷生苟活。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、献媚异族的性格，传下来一种什么命运，什么因果的迷信。因是那一种帝王，暴也暴到吕政、

奥古士都、成吉思汗、路易十四的地位，昏也昏到隋炀帝、李后主、查理士、路易十六的地位；那一种国民，顽也顽到冯道、钱谦益的地位，秀也秀到扬雄、赵子昂的地位。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，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。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，那国民却自以为是：有“吃”，有“着”，有“功名”，有“妻子”，是个“自由极乐”之国。古人说得好：“不自由，毋宁死！”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，死期到了。去今五十年前，约莫十九世纪中段，那奴隶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，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，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。谁知那一般国民，还是醉生梦死，天天歌舞快乐，富贵风流，抚着自由之琴，喝着自由之酒，赏着自由之花，年复一年，禁不得月啮日蚀，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，平白地天崩地塌，一声响亮，那奴隶岛的地面，直沉向孽海中去。

咦，咦，咦！原来这孽海和奴隶岛，却是接着中国地面，在瀚海之南，黄海之西，青海之东，支那海之北。此事一经发现，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——地球各国人，都聚集在此地——都道希罕，天天讨论的讨论，调查的调查，秃着几打笔头，费着几磅纸墨，说着此事。内中有一个爱自由者闻信，特地赶到上海来，要想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，却不知从何处问起。那日走出去，看看人来人往，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，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，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，都好象没事的一般，依然叉麻雀，打野鸡，安垵第喝茶，天乐窝听唱；马龙车水，酒地花天，好一派升平景象！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，糊糊涂涂、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。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，忽见几个神色仓皇、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：“祸事！祸事！日俄开仗了，东三省快要不保了！”正嚷着，旁边远远坐着一个冷笑道：“岂但东三省呀！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！”爱自由者听了，猛吃一惊，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，怎么变得那么快！”不知不觉立了起来，往外就走。一直走去，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，忽然到一个所在，抬头一看，好一片平阳大地！山作黄金色，水流乳白香，几十座玉宇琼楼，无量数瑶林琪树，正是华丽境域，锦绣山河，好不动人歆羨呀！只是空荡荡、静悄悄，没个人影儿。爱自由者走到这里，心里一动，好象曾经到过的。正

在徘徊不舍，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。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近了，到得门前，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；隔帘望去，隐约看见中间好象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，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？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？但觉春光澹宕，香气氤氲，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。爱自由者心想，远观不如近睹，放着胆把帘子一掀，大踏步走进一看，哪里有什么花，倒是个螭首蛾眉、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！爱自由者顿吓一跳，忙要退出，忽听那美人唤道：“自由儿，自由儿，奴乐岛奇事发现，你不是要侦探么？”爱自由者忽听“奴乐岛”三字，顿时触着旧事，就停了脚，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：“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？”那美人笑道：“咳，你疯了，哪里有什么奴乐岛来！”爱自由者愕然道：“没有这岛吗？”美人又笑道：“呸，你真呆了！哪一处不是奴乐岛呢？”说着，手中擎着一卷纸，郑重的亲自递与爱自由者。爱自由者不解缘故，展开一看，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，默想了一回，恍恍惚惚，好象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；自己还有一半记得，恐怕日久忘了，却慢慢写了出来。正写着，忽然把笔一丢道：“呸，我疯了！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；器然自号着小说王，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。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，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，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？”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，一径出门，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，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，告诉他，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。爱自由者一面说，东亚病夫就一面写。正是：

三十年旧事，写来都是血痕！

四百兆同胞，愿尔早登觉岸！

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？列位不嫌烦絮，看他逐回道来。

第 2 回

陆孝廉访艳宴金闾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

话说大清朝应天承运，奄有万方，一直照着中国向来的旧制，因势利导，果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列圣相承，绳绳继继，正是说不尽的歌功颂德，望日瞻云。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，就是金田起义，扰乱一回，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、进士、翰林出身的大元勋，拚着数十年汗血，斫着十几万头颅，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。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，大乱救平，普天同庆，共道大清国万年有道之长。这中兴圣主同治皇帝，准了臣子的奏章，谕令各省府县，有乡兵团练平乱出力的地方，增广了几个生员；受战乱影响，及大兵所过的地方，酌免了几成钱粮。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几州，因为赋税最重，恩准减漕，所以苏州的人民，尤为涕零感激。却好戊辰会试的年成又到了，本来一般读书人，虽在乱离兵燹，八股八韵、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，是不肯丢掉，况当歌舞河山、拜扬神圣的时候呢！果然，公车士子，云集鞞毂，会试已毕，出了金榜，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，襆被出都，过了芦沟桥，渡了桑乾河，少不得洒下几点穷愁之泪；那中试的进士，却是欣欣向荣，拜老师，会同年，团拜请酒，应酬得发昏。又过了殿试，到了三月过后，臚唱出来，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黄文载，是山西稷山人；第二名榜眼王慈源，是湖南善化人；第一名状元是谁呢？却是姓金名沟，是江苏吴县人。我想列位国民，没有看过登科记，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。这是地球各国，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，而且积三年出一个，要累代阴功积德，一生见色不乱，京中人情熟透，文章颂扬得体，方才合配。这叫做群仙领袖，天子门生，一种富贵聪明，那苏东坡、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，何况英国的倍根、法国的卢骚呢？话且不表。

单说苏州城内玄妙观，是一城的中心点，有个雅聚园茶坊。一天，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，一个有须的老者，姓潘，名曾奇，号胜芝，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；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，名端敏，号唐卿，是个墨裁高手；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，姓陆，名叫仁祥，号萃如，殿卷白折极有工夫。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。唐卿已登馆选，萃如还是孝廉。那时三人正讲得入港。潘胜芝开口道：“我们苏州人，真正难得！本朝开科以来，总共九十七个状元，江苏倒是五十五个。那五十五个里头，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。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元了，好不显焕！”钱唐卿接口道：“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，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，而且据小侄看来，苏州状元的盛衰，与国运很有关系。”胜芝愕然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唐卿道：“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，那时苏州状元，亦称极盛；张书勋同陈初哲，石琢堂同潘芝轩，都是两科蝉联，中间钱湘舲遂三元及第。自嘉庆手里，只出了吴廷琛、吴信中两个。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，状元虽不是，那榜眼、探花、传胪都在苏州城里，也算一段佳话。自后道光年代，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，算为前辈争一口气，下一粒读书种子。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至于咸丰手里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，一发荒唐了，索性脱科了。”那时候唐卿说到这一句，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摇了摇头，接着说道：“那时候世叔潘八瀛先生，中了一个探花，从此以后，状元鼎甲，《广陵散》绝响于苏州。如今这位圣天子中兴有道，国运是要万万年，所以这一科的状元，我早决定是我苏州人。”萃如也附和着道：“吾兄说的话真关着阴阳消息，参伍天地。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，实在数一数二！文章书法是不消说。史论一门纲鉴熟烂，又不消说。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校部《元史》，怎么奇渥温、木华黎、秃秃等名目，我懂也不懂。叫他说得联翩翩翩，好象洋鬼子话一般。”胜芝正色道：“你不要瞎说，这不是洋鬼子话，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，你不听得，当今亲王大臣，不是叫做僧格林沁，阿拉喜崇阿吗？”

胜芝正欲说去，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：“肇廷兄！”大家一齐看去，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、体段很伶俐的人，眯缝着眼，一脚已跨进回来；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、眉长目秀的书生。萃如也就半抽身，偻着腰，招呼那书生道：“怎么珏斋兄也来了！”肇廷就笑咪咪的低声接说道：

“我们是途遇的，晓得你们都在这里，所以一直找来。今儿晚上，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替你钱行，你知道吗？”萃如点点头道：“还早哩。”说着，就拉肇廷朝里坐下。唐卿也与珏斋并肩坐了，不知讲些什么，忽听“钱行”两字，就回过头来对萃如道：“你要上哪里去？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！”萃如道：“不过上海罢了。前日得信，雯青兄请假省亲，已回上海，寓名利栈，约兄弟去游玩几天。从前兄弟进京会试，虽经过几次，闻得近来一发繁华，即如苏州开去大章、大雅之昆曲戏园，生意不恶；而丹桂茶园、金桂轩之京戏亦好。京菜有同兴、同新，徽菜也有新新楼、复新园。若英法大餐，则杏花楼、同香楼，一品香，一家春，尚不曾请教过。”珏斋插口道：“上海虽繁华世界，究竟五方杂处，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，即如写字的莫友芝，画画的汤璠伯，非不洛阳纸贵，名震一时，总嫌带着江湖气。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，杨咏春的篆字，任阜长的画，就有雅俗之分了。”唐卿道：“上海印书叫做什么石印，前天见过得本直省闹墨，真印得纸墨鲜明，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，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。印工好，纸张好，款式好，便是书里面差一点，看着总觉豁目爽心。”

那胜芝听着这班少年谈得高兴，不觉也忍不住，一头拿着只瓜楞茶碗，连茶盘托起，往口边送，一面说道：“上海繁华总汇，听说宝善街，那就是前明徐相国文贞之墓地。文贞为西法开山之祖，而开埔以来，不能保其佳城石室，曾有人做一首《竹枝词》吊他道：‘结伴来游宝善街，香尘轻软印弓鞋。旧时相国坊何在？半属民廛半馆娃。’岂不可叹呢！”肇廷道：“此刻雯青从京里下来，走的早道呢，还是坐火轮船呢？”萃如道：“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。”胜芝道：“说起轮船，前天见张新闻纸，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，那轮船的名字，多借用中国地地人名，如汉阳、重庆、南京、上海、基隆、台湾等名目；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，走长江的船叫做‘孔夫子’。”大家听了愕然，既而大笑。言次，太阳冉冉西沉，暮色苍然了。胜芝立起身来道：“不早了，我先失陪了。”道罢，拱手别去。肇廷道：“萃如，聘珠那里你到底去不去？要去，是时候了。”萃如道：“可惜唐卿、珏斋从来没开过戒，不然岂不更热闹吗？”肇廷道：“他们是道学先生，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，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，该当何罪！”原来这珏斋姓何，名太真，素来欢喜讲程、朱之学，与唐卿至亲，

意气也很相投，都不会寻花问柳，所以肇廷如此说着。当下唐卿、珏斋都笑了一笑，也起身出馆，向着萼如道：“见了雯青同年，催他早点回来，我们都等着哩！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肇廷、萼如两人步行，望观西直走，由关帝庙前，过黄鹂坊桥。忽然后面来了一肩轿子，两人站在一面让它过去。谁知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丽人，一见肇廷、萼如，就打着苏白招呼道：“顾老爷，陆老爷，从啥地方来？谢老爷早已到倪搭，请呶笃就去吧！”说话间，轿子如飞去了。两人都认得就是梁聘珠，因就弯弯曲曲，出专诸巷，穿阊门大街，走下塘，直访梁聘珠书寓。果然，山芝已在，看见顾、陆两人，连忙立起招呼。肇廷笑道：“大善士发了慈悲心，今天来救大善女的急了。”说时，恰聘珠上来敬瓜子，萼如就低声凑近聘珠道：“耐阿急弗急？”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，一屁股就坐下道：“瞎三话四，倪弗懂个。”你道肇廷为什么叫山芝大善士？原来山芝，名介福，家道尚好，喜行善举，苏州城里谢善士之名。当时大家大笑。

萼如回过头来，见尚有一客坐在那里，体雄伟而不高，面困圉而发亮，十分和气，一片志诚，年纪约三十许，看见顾、陆两人，连忙满脸堆笑地招呼。山芝就道：“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，昨日方由上海到此。”彼此都见了，正欲坐定，相帮的喊道：“贝大人来了！”萼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认得的常州贝效亭名佑曾的，曾经署过一任直隶臬司，就是火烧圆明园一役，议和里头得法，如今却不知为什么弃了官回来了，却寓居在苏州。于是大家见了，就摆起台面来，聘珠请各人叫局。萼如叫了武美仙，肇廷叫了诸桂卿，木生叫了姚韵初。山芝道：“效亭先生叫谁？”效亭道：“闻得有一位杭州来的姓褚的，叫什么爱林，就叫了她吧。”山芝就写了。萼如道：“说起褚爱林，有些古怪，前日有人打茶围，说她房内备着多少箏、琴、箫、笛，夹着多少碑、帖、书、画，上有名人珍藏的印；还有一样奇怪东西，说是一个玉印，好像是汉朝一个妃子传下来的。看来不是旧家落薄，便是个逃妾哩！”肇廷道：“莫非是赵飞燕的玉印吗，那是龚定庵先生的收藏。定公集里，还有四首诗记载此事。”木生道：“先两天，定公的儿子龚孝琪兄弟还在上海遇见。”效亭道：“快别提这人，他是已经投降了外国人了。”山芝道：“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投降呢？总是外国人许了他重利，所以肯替他做向导。”效亭道：“倒也不

是，他是脾气古怪，议论更荒唐。他说这个天下，与其给本朝，宁可赠给西洋人。你想这是什么话？”肇廷道：“这也是定公立论太奇，所辖其父报仇，其子杀人。古人的话到底不差的。”木生道：“这种人不除，终究是本朝的大害！”效亭道：“可不是么！庚申之变，亏得有贤王留守，主张大局。那时兄弟也奔走其间，朝夕与英国威妥玛磋磨，总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，威酋答应了赔款通商，立时退兵。否则，你想京都已失守了，外省又有太平军，糟得不成样子，真正不堪设想！所以那时兄弟就算受点辛苦，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，想来还算值得。”山芝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。”效亭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木生道：“据兄弟看来，现在的天下虽然太平，还靠不住，外国势力日大一日，机器日多一日；轮船铁路、电线枪炮，我国一样都没有办，哪里能够对付他！”

正说间，诸妓陆续而来，五人开怀畅饮，但觉笙清簧暖，玉笑珠香，不消备述。众人看着褚爱林面目，煞是风韵，举止亦甚大方，年纪二十余岁。问她来历，只是笑而不答，但晓得她同姊妹尚有一个姓汪的，皆从杭州来苏。遂相约席散，至其寓所。不一会，各妓散去，钟敲十二下，山芝、效亭、肇廷等自去访褚爱林。葦如以将赴上海，少不得部署行李，先唤轿班点灯问候，别着众人回家。话且不提。

却说金殿撰请假省亲，乘着飞似海马的轮船到上海，住名利栈内，少不得拜会上海道、县及各处显官，自然有一番应酬，请酒看戏，更有一班同乡都来探望。一日，家丁投进帖子，说冯大人来答拜。雯青看着是“冯桂芬”三字，即忙立起身，说“有请”。家丁扬着帖子，走至门口，站在一旁，将门帘擎起。但见进来一个老者，约六十余岁光景，白须垂颌，两目奕奕有神，背脊微偻，见着雯青，即呵呵作笑声。雯青赶着抢上一步，叫声景亭老伯，作下揖去。见礼毕，就坐，茶房送上茶来。两人先说些京中风景。景亭道：“雯青，我恭喜你飞黄腾达。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，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，是不尽可以用世的。昔孔子翻百二十国之宝书，我看现在读书，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，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，一切声、光、化、电的学问，轮船、枪炮的制造，一件件都要学会他，那才算得个经济！我却晓得去年三月，京里开了同文馆，考取聪俊子弟，学习推步及各国语言。论起‘一物不知，儒者之耻’

的道理，这是正当办法，而廷臣交章谏阻。倭良峰为一代理学名臣，而亦上一疏。有个京官抄寄我看，我实在不以为然。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，人人叫他洋翰林、洋举人呢。”雯青点头。景亭又道：“你现在清华高贵，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。若能周知四国，通达时务，岂不更上一层楼呢！我现在认得一位徐雪岑先生，是学贯天人、中西合撰的大儒。一个令郎，字忠华，年纪与你不相上下，并不考究应试学问，天天是讲着西学哩！”雯青方欲有言，家丁复进来道：“苏州有位姓陆的来会。”景亭问是何人，雯青道：“大约是蕙如。”果然走进来一位少年，甚是英发，见二人，即忙见礼坐定。茶房端进茶来。彼此说了些契阔的话，无非几时动身，几时到埠，晓得蕙如住在长发栈内。景亭道：“二位在此甚好，闻得英领事署后园有赛花会，照例每年四月举行，西洋各国琪花瑶草摆列不少，很可看看。我后日来请同去吧。”端了茶，喝着两口，起身告辞。

二人送景亭出房，进来重叙寒暄，谈及游玩。雯青道：“静安寺、徐家汇花园已经游过，并不见佳，不如游公家花园。你可在此用膳，膳后叫部马车同去。”蕙如应允。雯青遂吩咐开膳，一面关照账房，代叫皮篷马车一部。二人用膳已毕，洗脸嗽口。茶房回说，马车已在门口伺候。雯青在身边取出钥匙，开了箱子，换出一身新衣服穿上，握了团扇，让蕙如先出；锁了房门，嘱咐了家丁及茶房几句，将钥匙交代账房，出门上了马车。那马夫抖勒缰绳，但见那匹阿刺伯黄色骏马四蹄翻盏，如飞的望黄浦滩而去。沿着黄浦滩北直行，真个六辔在手，一尘不惊。但见黄浦内波平如镜，帆樯林立。猛然抬头，见着戈登铜像，矗立江表；再行过去，迎面一个石塔，晓得是纪念碑。二人正谈论，那车忽然停住。二人下车，入园门，果然亭台清旷，花木珍奇。二人坐在一个亭子上，看着出入的短衣硬领、细腰长裙、团扇轻衫、靓妆炫服的中西士女。

正出神，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，后头跟着一个中国人，年纪四十余岁，两眼如玛瑙一般，颌上微须亦作黄色，也坐在亭子内。两人咕咧呱咧，说着外国话。雯青、蕙如茫然不知所谓。俄见夕阳西颓，林木掩映。二人徐步出门，招呼马车，仍沿黄浦滩进大马路，向四马路兜个圈子，但见两旁房屋尚在建造。正欲走麦家圈，过宝善街，忽见雯

青的家丁拿着一张请客票头，招呼道：“薛大人请老爷即在一品香第八号大餐。”雯青晓得是无锡薛淑云请客，遂也点头。摹如自欲回棧，在棋盘街下车。雯青一人出棋盘街，望东转弯，到一品香门前停住上楼。楼下按着电铃，侍者上来问过，领到八号。淑云已在，起身相迎。座间尚有五位，各各问讯。一位吕顺斋，甘肃遵义廩贡生，上万言书，应诏陈言，以知县发往江苏候补。那三个是崇明李台霞，名葆丰；丹徒马美菽，名中坚；嘉应王子度，名恭宪：皆是学贯中西。还有一位无锡徐忠华，就是日间冯景亭先生所说的人。各道久仰坐定，侍者送上菜单，众人点讫；淑云更命开着大瓶香宾酒，且饮且谈。

忽然门外一阵皮靴声音，雯青抬头一看，却是在公园内见着的一个中国人、一个外国人，望里面走去。淑云指着那中国人道：“诸君认得此人吗？”皆道不知。淑云道：“此人即龚孝琪。”顺斋道：“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儿子吗？”淑云道：“正是。他本来不识英语，因为那威妥玛要读中国汉书，请一人去讲，无人敢去，孝琪遂挺身自荐，威酋甚为信用。听得火烧圆明园，还是他的主张哩！”美菽道：“那外国人我虽不晓得名字，但认得是领事馆里人。”淑云道：“那孝琪有两个妾，在上海讨的，宠夺专房。孝琪有所著作，一个磨墨，一个画红丝格，总算得清才艳福。谁知正月里那二妾忽然逃去一双，至今四处访查，杳无踪迹，岂不可笑呢。”众人正谈得高兴，忽然门外又走过一人，向着八号一张。顺斋立起来，与那人说话。这人一来，有分教：

裙屐招邀，江上相逢名士；

江湖落拓，世间自有奇人。

不知此人姓甚名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